

通志堂經解

91-12
1.411
369





孟子集編卷第二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
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

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

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

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

曰可得聞與曰

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

聞與之與平聲樂樂下字音洛孰樂亦音洛○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

臣請為王言樂

為去聲。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

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

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

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

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

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

也。感于六反頰音過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鍾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

頭痛也。蹙聚也。頰頰也。人憂戚則感其額極窮也。羽旄旌屬不與民同樂謂獨

樂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

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

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

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

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病與之與平聲同樂

之樂音洛。與民同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

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

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好樂而能與百姓同

之則天下之民歸之

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得以南面之樂自

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

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

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

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揚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鐘鼓管籥之音而疾

首蹙頰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始正其本而已。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

傳有之。囿音又傳直戀反。○囿者蓄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

講武事然不欲馳騁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間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

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

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芻音初蕘音饒芻草也蕘薪也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

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園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

宜乎阱才性反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為郊郊外有園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齊宣王問曰交鄰

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

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是故大王事

獯鬻句踐事吳獯音熏鬻音育句音鈞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計較大小疆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禮尤不敢廢湯

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大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

見國語史記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

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樂音洛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詩云畏天之威于

時保之詩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好勇故不能事大而恤小也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

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疾視

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

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

之民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眾也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旅謂密人侵阮徂共之眾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

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大勇也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

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

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

下之民衡與橫同書周書秦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

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今王亦一怒而安

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已

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恤小車夫以交鄰

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

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

理人欲之分矣軒曰勇有大小血氣之勇勇之小者也理義之勇勇之大者也以血氣為勇則其

勇不出於血氣之內勢力可勝也利害可誦也義理之勇不以血氣勢力無所加

利害無所誦也故曰王請無好小勇欲其擴於義理也夫聖人非無怒也其動不以

血氣而以理可怒在彼而理在此聖人何加豪末乎以文武之事觀之則可見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

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下同○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

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

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不得而非其上者非

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下不安分上不恤民皆非理也樂民之

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

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

則憂以天下矣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

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朝音潮放上聲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

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

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

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

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

狩舒救反省悉井反○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

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為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

者弗食勞者弗息眈眈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

眈古縣反○今謂晏子時也師眾也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糧謂糗糧之屬眈眈側目貌胥相也讒謗也慝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

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厭平聲○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

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為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

行行去聲惟君所行也

言先王之法令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

景公說大戒於國

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

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

好君也

說音悅為去聲樂如字徵陸里反招與韶同畜敎六反○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大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為民四曰徵為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為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為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景公之本志不過為遊觀計耳而晏子乃迪之以古誼勸之以省民且深陳流連荒亡之戒可謂格其邪心而引之當道也身之大小畜皆以止為義凡止君之欲者乃所以為愛君也然則縱君之欲者其得為愛君乎夫忠臣之心惟恐其君之有欲晏子之於景公是也姦臣之心惟恐其君之無欲趙高之於二世李林甫之於明皇是也行義○齊

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

之處漢時清址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

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夫音扶○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

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

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

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

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

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嗇矣富人哀此鰥獨

與平聲孥音奴鰥姑

頑反新上可反榮音瓊○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為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豬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為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嗇可也榮困悴貌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

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

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

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

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餼音侯

音托戢詩作輯音集○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餼乾糧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餼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民人以光大其國家也戚發也發於也啓行言往遷于幽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

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

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

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大音秦○王又言此者好通志堂

色則心志盡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縣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大王也曹父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澣水涯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子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遊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閒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閒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

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比必二反○託寄也此及也棄絕也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治去聲○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

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其不足與有為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孟子見齊宣王曰

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世臣累世敦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臣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況世臣乎王

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舍上聲○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

去為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耶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

踰戚可不慎與與平聲○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選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

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

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去上聲○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

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眾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眾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

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

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如

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謂民之父母○齊宣王問曰

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傳直戀反○放置也書云成湯

放桀于南巢

曰臣弑其君可乎桀紂天子湯武諸侯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

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

君也

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眾叛親離不復以為君也○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

哉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未免於篡弑之罪也○荀軒曰夫仁義之在天下彼豈能殘賊之哉實自殘賊於厥躬耳為君如此則上焉斷棄天命下焉不有民物謂之一夫不亦宜乎○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

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

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

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舍上聲女音汝○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

之長匠人眾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

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何如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

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鑄音溢○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玉人玉不

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為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齊人伐燕勝之案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

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

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

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乘去聲下同○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孟子對曰

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

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商紂之世文王三分

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聞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箠食壺漿以迎

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

已矣箠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齊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齊人

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

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千里畏人指齊王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

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

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

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

來其蘇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奚為後我言湯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也

寬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變動也後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今

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

箠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

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

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

累力迫反○拯救也係累繫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

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以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

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旄與耄同倪五稽反○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

○鄒與魯閔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

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閔關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眾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

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會子曰戒之戒之出乎

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幾上聲夫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音扶○轉飢餓轉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恤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庫府庫所以為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已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聞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開去聲○滕國名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

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無已見前

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若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為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薛國名近滕齊通志堂

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偏已而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

取而居之也

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

邠與豳同○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為善擇

詳見下章

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

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

已矣

夫音扶疆上聲○創造統緒也言能為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遠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

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彊於為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但當竭力於其所當為不可微幸於其所難必○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

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

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

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

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

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

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屬音燭○皮謂虎豹麋鹿之皮

也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眾而爭先也

或曰世守也非

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已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

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

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已量力擇而處之可也○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太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太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為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為儀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魯平公將出嬖人臧

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

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乘輿君車也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

也諾應辭也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

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

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八見之見音現樂正子

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上祭禮五鼎大夫祭禮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

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

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

為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反焉於虔反○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意也言人之

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為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可及

孟子集編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孟子集編卷三

新學 九辯 姓

孟子集編卷第三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復扶又反○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威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孟子曰

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或

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

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艱然不悅曰爾

何曾比子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

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子於是 蹙子六反艱音拂又音勃

曾並音增○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蹙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艱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威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

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正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曰管

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子為之為去聲○曰管子言也願望也曰

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為足與

顯顯名也曰以齊王由反手也王去聲由猶通○反手言易也○齊宣王既慕威文而公孫丑復慕管晏蓋霸者功利之說深

入人心為日已久故不惟時君慕之而學者亦慕之孟子引曾西之言以折之蓋子路雖不及有為而其所學固聖賢之大學也若管仲之已試則威公專任之四十餘年其所成就不過國富兵強而已此孔門所羞稱者故雖曾西不屑為之況孟子以承三聖自任其肯為之匹乎楊龜山有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正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以獲禽爾斯言盡之使孟子當路於齊則必行王者之道其以齊王信猶反手之易也或謂晏子於齊固無功烈之足言若管仲者孔子嘗以如其仁稱之孟子學於孔子者何其言之異邪曰孔子之稱稱其攘夷狄而尊中夏也孟子所譏譏其舍王道而用霸術也所拒固不同矣然孔子雖稱其功而

器小之譏不知禮之譏未嘗略也衍義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

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

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易去聲○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

分天下纔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之大行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

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

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

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

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

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

里起是以難也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故家舊臣之家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
今時則易然也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

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
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

之能禦也辟與闢同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
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
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此

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
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為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
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置驛也郵駟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當今之時
未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

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人而
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
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丑蓋

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
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強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
心之謂也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

動心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
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曰不

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
以一豪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

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
至必反之黝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能不動也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

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能不動也孟施舍似曾

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

舍守約也黝務敵人舍專守己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故二子之與曾子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黝為得其要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

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慄焉自

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

又曰棺束縮二衡三揣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

也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守約云者言其所守之得其要耳非以約為一物而可守也蓋黝舍皆守氣以養之者然以黝比舍則舍之守為得其要至以舍而比曾子則曾子所守尤得其要也曰敢問夫

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

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

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

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此一節公孫丑之問

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己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

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

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所謂不得於心而勿

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

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

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

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

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言

雖發於口實出於心內有蔽陷離窮之病則外有詖淫邪遁之失不得於言而每

求於心則其察日益精矣孟子以知言養氣為不動心之本者用此道也而告子

反之是徒見言之發於外而不知其出於中亦義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

外之意也其害理深矣故孟子斷然以為不可

孟子集注卷三

通志堂

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

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集義程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也又曰氣壹則動志非獨蹶趨藥也酒也亦是然志動氣多氣動志少雖氣亦能動志然亦在持其志而已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

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

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為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程子

以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

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為

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一人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欲然而餒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集義程子曰內直則其氣浩然養之至則為大人○又曰石曼卿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此語形容得浩然之氣○又曰主一無適故以直內便有浩然之氣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

也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餓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為為矣是集義所生者非義

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

知義以其外之也

集義猶言積善蓋微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

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為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

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
 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
 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
 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七字為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顯史
 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
 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
 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為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揠拔
 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而助之
 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揠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
 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
 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孟子是義精理明天下
 之物不足以動其心不是把捉得定○北宮黜孟施舍所以不動者皆強則於外
 不是存養之致故又舉曾子之言云自反縮與不縮所以不動與動以在方寸之
 間若仰不愧俯不作看如何大利害皆不足以易之若有一豪不直則此心便索
 ○告子不動心是硬把定○問氣體之充與下面浩然之氣兩箇氣字大意似同

而精微密察處略似有異前面氣字若專主形諸外者而言後面氣字若專主發
 於內者而言先生曰氣無二義但浩然之氣乃指其本來體段而言謂體之充者
 泛言之耳然亦非外此而別有浩然之氣也○持其志無暴其氣是兩邊做工夫
 ○古人在車則聞驚和行則有佩玉凡此皆所以無暴其氣今人既無此不知如
 何而為無暴曰凡人多動作多語笑做力所不及底事皆是暴其氣學者要須事
 事節約其教過當此便是養氣之道○問遺書曰志一動則動氣氣一動則動志
 外書曰志專一則動氣氣專一則動志二說孰是曰此必一日之語學者同聽之
 而所記有淺深志一動則動氣氣一動則動志此言志動氣動又添入一動字了
 故不若從後說得其本旨蓋曰志專一則固可以動氣而氣專一亦可以動其志
 也○知言養氣雖是兩事其實相關正如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之類○知言便是
 窮理不先窮理見得是非如何養得氣○浩然之氣清明不足以言之纔說浩然
 便有箇廣大剛果意思如長江大河浩浩然而來也富貴貧賤威武不能移屈之
 類皆低不可以語此○問浩然之氣即是人所受於天地之正氣否先生曰然又
 問與血氣如何曰只是一氣義理附於其中則為浩然之氣若不由義而發則只
 是血氣養成浩然之氣則與天地為一更無限量○天下莫彊於道義當然是義
 總名是道以道義為主有此浩然之氣去助他方始勇敢果決以進如君有過臣
 諫之是義也然有冒死而不顧者便是有浩然之氣去助此義如合說此話却惡
 縮不敢言便是氣餒便是欲然之氣○問合而有助助字之訓如何先生曰道義
 是虛底物本自孤單得這氣貼起來便自張王無所不達李先生曰配是襯貼起
 來○李復滴水集有一段說浩然之氣只是要仰不愧俯不作便自然無怯懼其

言雖粗却盡此章之意○又曰浩然之氣孔子有兩句說盡了曰內省不疚夫何
 憂何懼○所謂以直養而無害乃自反而縮之意○集義只是事事皆立俯仰不
 愧便是浩然之氣只將自家心體看到那無私曲處自然有此氣象所以王蔡說
 於心得其正時識取伊川將至大至剛以直與坤卦直方大同說不必如此且只
 將孟子自看便見孟子說得粗易却說得細○至大至剛者乃氣之本體如此但
 人不能養之而反害之故其大者小剛者弱耳○志動氣是源頭濁下流亦濁氣
 動志却是下流壅而不泄反濁了上面至大至剛以直趙臺卿亦如此解直養之
 說伊川嫌其以一物養一物故欲從趙注舊章用之後來反復推究却是至大至
 剛作一句以直養而無害作一句者為得孟子之意蓋聖賢立言首尾必相應如
 云自反而縮便有直養意思李端伯所記明道語未必不親切但伊川又自主張
 得別故有此議論今欲從明道之說○集義是歲月之功襲取是一朝一夕之事
 從而掩取終非已有○至大至剛氣之本體以直養而無害是用功處塞乎天地
 乃其效也○天地之氣無處不到無處不透雖金石不能過人便是稟得這箇氣
 無欠闕所以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云云○古人臨之
 以死生禍福而不變敢去罵賊敢去殉國是他養得這氣大了故無所懼○人之
 氣當於平時存養有素故遇事之際以氣助其道義而行之若於氣上存養有所
 不足遇事之際便有十分道理亦畏怯而不敢為如朝廷欲去一小人我道理既
 直有甚怕他不敢動著知其為小人而不敢去只是這氣衰其氣如此便是合下
 無工夫○氣只是一箇氣但從理義中出來者即浩然之氣從血肉身中出來者
 即為血氣之氣耳○道則是物我公其自然之理義則吾心之能斷制者所謂以

以理者也○世有理直而不能自明者正為無氣耳譬如利物可以斬割須有
 刃者乃能用○若自無力利物何為○孟子許多論氣處只在集義所生一句上
 以問集義曰只是無事不求簡是而已○集義只是件件事要合宜自然積得
 ○有人不因集義合下來便恁地剛勇如何曰此是粗氣便是北宮黝孟施舍之
 勇底亦終有餒時○問一之看浩然之氣處如何曰見集義意思是得要安穩如
 講究書中道理便也要見得安穩曰此又是窮理不是集義集義是行底工夫窮
 理是做知言工夫能窮理然後能知言○配義與道者大抵以坤配乾必以乾為
 主以妻配夫必以夫為主以氣配道義必竟以道義為主而氣隨之是氣常隨著
 道義○必有事焉而勿正却以鳶飛魚躍言之此其是順天理自然之意否曰孟
 子之說只是就養氣上說程子說得又高須是看孟子了又看程說便見得孟子
 只說勿忘勿助長程先生之言於其中自有一箇自然底氣象○或問必有事焉
 而勿正曰正是等待之意如一邊集義一邊在此等待那氣生今日等不見明日
 又等明日又等不見等來等去便却去助長○侯師聖說而勿正心伊川舉禪語
 為說曰事則不無擬心則差是如何言須擬之而後言行須擬之而後動方可中
 節不成不擬不議只恁他去此語似禪某不敢取○有事有事於集義也勿正謂
 勿預期等待他聽其自充也○集義如藥頭必有事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如製度
 ○必有事焉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是
 集義中小節不要等待不要催促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
 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

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

矣誠彼寄反復扶又反○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誠偏陂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本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乎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為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親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集注四十疆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李貫之曰愚謂明則不疑立則不懼然未有不明而能立者故知言養氣雖二者並進而其序必以知言為先孔子不惑亦不疑之謂不惑則自不動矣○又程子曰天一人一也浩然之氣即吾氣也集注曰至大云云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體段本如是李貫之謂程子又嘗云氣有不善性則無不善今諸先生之說止言人之稟氣莫非天地之正氣而不復言夫昏明疆弱之不齊豈其說猶有未備邪黃勉齋答以為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形而後有氣質之性然天地之性亦未嘗不存孟子言養性於氣質之中養天地之性五子言養氣於氣質之中養天地之氣孟子言養吾浩然之氣則是本來完足其曰集義所生亦猶火始然泉始達擴而克之耳非肯也惡而今也

善昔也無而今也有云云公晦答則謂孟子言性止謂天地之性而不及氣質之性孟子言氣止謂天地之氣而不及氣質之氣蓋極本窮源之論也自本原而論之性無有不善氣無有不正能明乎是能養乎是而又力行以求至乎是則吾性即天地之性而氣質之性有不善者亦化而為善矣吾氣即天地之氣而氣質之氣雖未正者亦轉而為正矣此孟子之本指也○又貫之問石曼卿詩云公晦答謂此與濂溪意前草不除云與自家意思一般者非程子體道之深不能及此極可玩味也又程子曰敬以直內便行浩然之氣張子曰惟直內則浩然之氣當處生李貫之疑其太使以為欠却集義工夫公晦答曰程張二說皆未及集義然苟能一日用力於此則心廣體胖氣象自別試自驗之可見但孟子之意却去集義而言耳前一事合義亦當處便生如此積累以至於成集字可細味也貫之又疑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人於朝夕之間豈無心得其正之時然使其未有集義之功則充塞天地之氣象豈可想像而識公晦答曰謝氏云云非謂衆人昏荒放肆之中為能識而得之也學者自存其心一旦靜定義理昭著從此體認見得分明遂持養而充廣之則盛大流行之體可馴致矣以上數條頗有發明今附此○程子曰誠辭偏蔽淫辭陷溺邪辭信其說至於耽惑道辭生於不正窮著便道此四者揚墨皆有○愚案此亦關異端之辭

宰我子

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

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此一節林氏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

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
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
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
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

曰惡

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

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

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

何言也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

所以及物再言是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

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

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曰姑舍是

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敢何所處也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

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

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

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

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

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治去聲○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

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伯夷

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

也南軒曰公孫丑舉伯夷伊尹以問孟子謂其道不同云云子貢所為若是蓋其

氣稟所明者在是終身從事乎此而有以極其至也至於孔子則天也可仕可

止可久可速非謂度其可而為之也蓋無不當其可也伯夷伊尹就其所至而成

聖者故皆以古聖人稱之然善於伯夷伊尹雖未能及而所願則學孔子耳蓋二

子雖聖於清聖於任然其所循而不者終未免乎有豪釐之偏從而學焉則其

偏將愈甚譬如射者必志於正鵠舍正鵠而他求則其差將不可勝言者矣曰

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

孟子集編卷三

通志堂

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

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其本根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

為聖人矣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

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汗音蛙好去聲○汗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汗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

言之可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

信也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夫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又問三代以前只是說中說極至孔門答問說者便是仁何也朱子曰說中說極今人多錯會了文義今來暇詳說但至孔門

仁字則是列聖相傳到此方漸次說到親切處耳夫子之所以賢於堯舜亦其

端也○史記曰宰我問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又宰我為臨淄大夫與田常

作亂夷其族孔子恥之○蘇氏古史曰太史公云余以為宰我之賢列於四科

其師友淵源所從來遠矣雖為不善不至於從叛逆弑君父也不幸平居有晝寢

短澣之過儒者因遂信之蓋田常之亂本與闞止爭闞止亦子我由常殺闞止

而宰我蒙其惡名豈不哀哉且使宰我信與田常之亂常既殺闞止殺闞公則尚

誰族室我者事必不然矣又李斯曰田常陰取齊國殺宰我於庭因殺簡公信如

子貢曰見其

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

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

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通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有若曰豈惟民哉

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

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

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

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眾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孟

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

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者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

通志堂

則宰我乃田常之讎為齊攻田常者非與常作亂矣要知闞止亦曰子我故戰國諸子誤以為宰我皆不足信也

推之無適而非仁也。○以力假仁力與仁二以德行仁德便是仁。○南軒曰以德行仁至誠惻怛本於其心而形於事為如木之有本水之有源也。以力

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

無思不服此之謂也。王霸之心誠偽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

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也。○先儒謂自古之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著明也蓋王霸之辨曰德與力而已力者國富兵彊之謂初無心於為仁而借其名以集事也德者躬行心得之謂其仁素具於中而推之以及物也霸者以力

故必大國乃能為之王者以德不以力何待於大乎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此天理人欲之分而王霸

之所以異也夫孔子以匹夫不得位而七十子終身從之是孰使之然哉所謂心悅而誠服也王者之服人亦猶是也。○孟子曰仁

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此只是為下等人言若是上等人豈以榮辱之故而後行仁哉。○南軒曰仁者非有意於榮仁者固榮也在身則心和而氣平德性尊而恭慢遠在家則父子親而

兄弟睦夫婦義長幼序推之於國而國治施之於天下而天下平無往而不榮也若夫不仁之人喘理而徇欲一身將不能以自保而況於其他乎夫之情與不

惟辱之惡而自處於不仁則以不仁蔽之而昧夫榮辱之幾。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

之矣。○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強仁之事也貴德稱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

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所為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

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徹直列反。○詩繡風鴉

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繆繆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

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為巢如此比君之為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為知道也。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

樂怠敖是自求禍也。○般音盤樂音洛敖音傲。○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禍福無不自己

通志堂

孟子集注卷三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

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此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福之自己求

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逴逴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

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

俊傑才德之異於眾者

市廛而

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

關譏而不征則

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解見前篇

耕者助而不稅則

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廛無夫

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

周禮宅不七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

出大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官之民已賦

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先王之法也氓民也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

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

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

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動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為父子不行

王政則赤子為仇讎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

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

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眾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閒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

所以謂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

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

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怵音黠內讀為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乍猶

忽也怵惕驚動貌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

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非也人之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

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

君者也

四體四支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

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

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

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案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五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天地生人物須是和氣乃生人自和氣中所出所以有不忍人之心○問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曰只是滿這軀殼都是惻隱之心纔觸着便是這箇出來大感則大應小感則小應○仁是根惻隱是萌芽親親仁民愛物便是推廣到枝葉處○玉山講義天之生物各賦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為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無不出於此韓文公云人之所以為性者五其說最得之却為後世之言性者多雜佛老而言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了非聖賢說性字本指也五者之中所謂信者是箇真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真實而無妄者也故信自

更不須說只仁義禮智四字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辨蓋仁則是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節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為用則仁者為惻隱義者為羞惡禮者為辭讓智者為是非隨事發見各有苗脉不相淆亂所謂情也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也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各自有分別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則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一陰一陽而已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又見得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箇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別出來耳其又兼言禮智亦是如此蓋禮是仁之著智是義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行乎四者之中也若論體用亦有兩說蓋以仁存於心而義形於外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正路也而以仁義相為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就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為體用若認得熟有得透則玲瓏穿穴縱橫顛倒無處不通而日用之閒行著習察無不是著工夫處也○四端說口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合具萬理而綱

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終備言之者蓋孔子之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之時異說遽起往往以性為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恐其為無星之稱無寸之尺而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為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乎立蓋四端之未發也性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閒架不是籠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閒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為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燦然有條如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之理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燦然有條若此蓋是理可驗乃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而後有枝葉見其被葉而知其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緒之發則可驗故由其側隱所以必知其有惻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羞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所以有是端於外必知有是理在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為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適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見得他界限分明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一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也而禮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之有四而立者有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

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出於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收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始終之義焉且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皆有可為智但分別其為是非耳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也故仁義為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終成始猶元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翁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開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胞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問仁兼四端意思曰上蔡見明道舉史書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色明道云此便是惻隱之心且道上蔡聞道慚惶自是羞惡之心如何却說惻隱惟是有惻隱方會動動了始有羞惡有恭敬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若不會動却不成人天地生生之理這意思未嘗止息○惻隱之心首末皆惻隱三者則首是惻隱末是羞惡辭讓是非○性不可言所以言性善者只看他四端之善則可以見性之善如見水之清則知其源頭必清矣四端情也性即理也發者情也其本則性也如見影知形之意○仁義禮智本體自無形影要捉摸不著只得將發動處看程子曰因其惻隱知其有仁說得最分明親切也不道惻隱便是仁也不道舍了惻隱別有一箇仁譬如草木因其萌芽知得下面有根也不道萌芽便是根又不道舍了萌芽別取一箇根○說仁義便如陰陽說四端便如四時說四端八字便如八節○問心中湛然清明與天地相流通此是仁

石先生云湛然清明時是仁義禮智統會處今人說仁都把做空洞底看却不知當此時仁義禮智之苗脈已在裏許只是未發動又有箇親愛底事來便發出惻隱志有箇可厭惡事來便發羞惡之心禮智亦然○四端固是良心苟不加有養發不中節便是私心○或問未發之際不知如何曰未發之際便是中便是敬以直內便是心之本體又問未發之際欲加識別使四者各有著落如何曰如何識別只存得這道理在這裏便恁地涵養將去既熟則其發見自不差○又曰未發之時此心之體寂然不動無可分別只得混沌養將去若必欲求其所謂四者之端則既思便是已發矣○問仁何以能包四者曰人只是這一箇心就這裏面分為四者且以惻隱論之本只是這惻隱底心遇當辭遜則為辭遜不安處便為羞惡分別處便為是非若無一箇動底醒底在裏面便也不知羞惡不知是非譬如天地只是一箇春氣是發生之心春氣長得過便是夏收斂便是秋消縮盡便為冬明年又從春處起渾然只是一箇發生之氣○問四端之端集注以為端緒或問端乃尾如何曰以體用言之有體而後有用故端亦可謂之尾若以終始言之則四端是始發處故亦可以端緒言之二說各有所指自不相礙○四端乃孔子所未發人只道孟子有闡揚墨之功不知他就人心上發明大功如此闡揚墨是并邊境之功發明四端乃安社稷之功○四者皆我所固有其初發也毫毛如也及推廣將去充滿其量則廣大無窮○問人心陷溺之久四端蔽於利欲之私初用工亦未免開斷由因是然義理之心獲勝則利欲之念便消如惻隱之心勝則殘虐之意自消羞惡之心勝則貪冒無恥之意自消恭敬之心勝則驕惰之意自消是非之心勝則含糊苟且頑冥昏謬之意自消○孟子言四端處極好思量玩味只反身而自驗其明昧深淺

如何○
 忍人之心則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至哉言矣蓋天地造物無他作為惟以生物為事觀夫春夏秋冬往古來今生意周流何嘗一息間斷天地之心於此可見萬物之生既從天地生意中出故物物皆具此理何況人為至靈宜乎皆有不忍人之心也然人有是心而私欲開斷故不能達之於用惟聖人全體本心私欲不雜故有此仁心便有此仁政自然流出更無壅遏天下雖大運以此心而有餘矣孟子恐人未能自信也故指發見之真切者以覺悟之夫孺子未有所知而將入於井乍見之者無問賢愚皆有惻怛傷痛之心方其此心驟發之時非欲以此納交非欲以此干譽又非以避不仁之名也倉卒之間無安排無矯飾而天機自動此所謂真心也賦形為人孰無此心苟無此心則非人矣然所謂無有豈其固然哉私欲蔽塞而失其本真耳孟氏始言惻隱之心至此則兼羞惡辭遜是非而言者蓋仁為眾善之長有惻隱則三者從之矣惻隱不存則三者亦何有哉夫四肢人所以有四端亦然而昧者不察自謂不能是賊其身又謂吾君不能是賊其君賊猶賊仁賊義之賊言為禍害之深也然仁義禮智其分量甚大而端緒甚微苟不推廣其端則何以充滿其量必也因其發見之微隨加展拓使人欲無所障礙而天理得以流行猶始然之火引之而煌煌始達之泉疏之而浩浩仁義禮智庶幾充滿其本然之量而不可勝用矣苟惟不然天理方萌人欲隨室是乍然者遽息而方達者隨墮欲愈蔽而端愈微雖有不忍人之心必無不忍人之政矣夫四端在人一也克之則足以保四海不克則不足以事父母是以帝王之治光宅天下不冒涸竭而後之

人主或以天下之大而不能悅其親之心或以遇聲色信讒邪○孟子曰矢

人豈不仁於西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西人惟恐傷人

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西甲也

祝利人之生匠者作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為得智夫仁

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其之禦而亦其不智也有里

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為美哉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禮者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常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為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仁者吾所自有苟欲為之誰能止之者乃甘心於不仁豈非不智乎故仁智二字常相須焉不仁斯不智矣不智斯不仁矣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如恥之莫

如為仁

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仁者如射射者

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中去聲○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南軒曰矢人與西人巫與匠俱人也而其所欲之異者以其操術然也故夫人自處於不仁為忌性為殘忍至於嗜殺人而不顧者夫豈獨異於人哉惟其所處向在乎人欲之中安習滋長以至於此其性本同而其習霄壤之異可不畏歟

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禹聞善言則拜

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

過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也

以為善

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己未善則無所繫吝而舍己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彊而取之於己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

舜之側微耕于歷山

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

乎與人為善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為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為善矣是我助其為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君子之善孰大哉

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

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

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

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辭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

不屑就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

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

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為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

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

去已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

也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南軒曰不脣就謂不輕就也然而伯夷非不也就也特不輕就

耳下惠非不去也特不輕去耳伯夷聞文王作則興曰盍歸乎來下惠為士師蓋嘗三黜是則伯夷果長往而不來者乎下惠果苟容而尸位者乎此其就清和之處之而盡其道然而於是二端終有所未化故其意味有所偏重而未免於流弊也故夫思與鄉人處其衣冠不正望望然去若將浼焉此其流弊得無有入於隘者乎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而不以為浼此其流弊得無有入於不恭者乎其端豪釐之間從而由之則其弊有甚者矣故其所為隘與不恭者君子所不由而所願則學孔子也

孟子集編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孟子集編卷第四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為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日下文下孤虛王相之屬也地利險阻

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

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

地利也

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

城非不高也池非

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

地利不如人和也

軍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不為守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

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

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

天下順之域界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

不戰戰必勝矣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孟子將朝王

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

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

朝章內朝並音潮唯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王齊王也明日出弔

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

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

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

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要平聲○孟仲

子趙氏以為並

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

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

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

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

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

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

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

我敬王也惡平聲下同○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

位故其君有就見之禮宣王託疾而要其朝敬賢之心不篤故孟子亦託疾而

不往也景子但知聞命奔走為敬其君不知以堯舜之道告其君者乃敬之大

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履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曰豈謂是與曾

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

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

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

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與平聲慊口算反長上聲○慊恨也少也或作慊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為心有所銜之義其為慢為足為恨為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為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

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

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

樂音洛○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也為是故耳故湯之於

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

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今天下地醜德齊

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醜類也尚過也

所教謂聽從於己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己之所從學者也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

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

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

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

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

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

孟子曰皆是

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辭曰餽贖予何

為不受

贖送行者之禮也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

餽之子何為不受

為兵之為去聲○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孟子為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

而可以貨取乎

為於虔反○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唯當於理而已○南軒曰

凡人所以遲回於辭受之際者以為外物所動故也蓋於其所當受而受其動於物固也若於所當受而不受是亦為物所動而已矣何則以其蔽於理而見物之大也若夫聖賢從容不迫惟義之安而外物何有乎故以舜受堯之天下而不為泰亦曰義當然耳若於義也無居則節食豆羹不可取也簞食豆羹之與天下其大小固有間矣物則有大小而義之所在則一也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

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

有枝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

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

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

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為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

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

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為去聲死與之與平聲○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

致其事而去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

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為都治邑也邑有先

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為王誦其語欲以諷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與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為善國者豈非說而不繹從而故邪

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

似也言所為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 蜚龍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

也齊人曰所以為蜚龍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

也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有官守

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

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責以言為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南軒曰所居之時雖同而所處之地有異則其進退語默各有攸常不可得而齊也蜚龍之在靈丘其職未可以言也而請士師庶幾乎欲有補於君也士師掌國之刑罰而立於朝王有失德朝有闕政士師所當言也故孟子以數月為淹久而欲其言蜚龍於是諫於王言不用而去之庶幾得為臣之義矣齊人以為孟子所以為蜚龍者固善而孟子久於齊曷不諫乎若諫而不聽曷不遂去之乎蓋齊人未知義之所在也夫有官守者其守

在官不得其職則當去有言責者其責在言不得其言可不去乎若孟子則異乎

此矣居賓師之位無官守言責之拘故得以從容不迫陳善閉邪以俟其改故曰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言可以徐處乎進退之宜也然卒致為臣而歸何也蓋其誠意備至啓告曲盡而王終莫之悟也則有不得已焉者而 ○孟子

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

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

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

予何言哉

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贏克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

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

然

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

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樽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之美而已不得不可以為悅無

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

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侵膚於人心獨無校乎

比必二反校音效○此猶

為也化者死者也校使也言為死者不使土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使然無所恨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

儉其親

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為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又魯平公將見孟子孟子使人臧倉曰禮義由賢者出孟子之後喪踰前喪

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必誠必信以下數章及孟子此章之所指則聖賢之於其親心無不盡而其禮則以貧富有無為則學者觀此知所取法矣○案司馬氏論葬曰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謂卜地決其吉凶耳非若今陰陽家相其山岡風水也國子高曰葬者藏也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明無地不可葬也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而葬蓋舉其中制而言之案春秋已丑葬敬姜而不克葬庚寅日

中而克葬丁巳葬定公而不克葬壬午日下吳乃葬何嘗擇年月日時也葬於北方北首何嘗擇地也今世俗信葬師之說以為子孫貧富貴賤賢愚壽夭盡係於此議論紛紛不決至有終身不葬累世不葬者使殯葬實能致人禍福為子孫者豈忍暴露其親而自求利邪恃禮傷義無過於此然孝子之心慮患深遠恐淺則為人所掘深則濕潤速朽故必擇土厚水深之地而葬之所擇必數處者以備卜之不吉故也或曰世人久未葬者非盡以陰陽拘忌之故亦以貧故也予曰孔子有云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之謂禮及于游問喪具孔子云昔廉范千里負喪郭平原自賣營墓豈獨謀富然後葬哉在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寢苦枕塊蓋閔親之未有所歸故寢食不安奈何舍之出任食稻衣錦不知其何以為心哉而程子則曰卜其宅兆其地之美惡也地美則神靈安其子孫盛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其上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而拘忌者或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可不謹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本謂五患者溝渠道路僻村路遠井窰舍二先生之言觀之以安親為心則地不可不擇其擇也不可以太拘擇焉而不至於太拘則葬不思其不時矣然世人多遷延不葬者以昆弟各懷自利之心而野師俗巫又從而誑惑之甚至徧納其賂而給之以私已愚而無知者安受其欺而非悟也夫某山強則某支富某山弱則某支貧非惟義理所不當問雖近世陰陽家書亦有深排其說者惟野師俗巫則張皇煽惑以為取利之資擇地者必先破此謬說而後無大拘之患為人子者所當深察也○南史何子平以兵饑未葬其母者八年晝夜號

注常如祖括之日
書在小學書當致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

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

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

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

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

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

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

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天吏解見

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

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

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

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

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

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

不亦宜乎

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邪周公愛凡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

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

又從為之辭

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辭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為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實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過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人方且為之曲為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美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攷而後通若以第十一篇置於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孟子致為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

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

朝音他日王

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

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

為去聲○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

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

時子之言告孟子

陳子即陳臻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

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

夫音扶惡平聲○孟子既以道

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為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為此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

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

斷焉

龍音壘○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岡壘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為卿季孫譏其既

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為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古之為市者以

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

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

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

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行商人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為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為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南軒曰孟子以為不用已則已矣而又欲養子弟以卿之祿則言王之處已也以利而非為道之故吾之受之亦利之而已苟以利則何異於龍斷之夫乎人孰不欲富貴此言人情之常也謂賢者獨不欲則豈人情哉聖賢固欲道之行也而動必以義義所不安則處貧賤而終身可也其可以利誘乎嗟夫義利之幾君子之所深謹而去就之所由分也後世為人臣者不明斯義故為之君者謂利祿果可以得士而士之所以求於我者亦不過乎此於是而有輕士自驕之心正欲征商之徒因龍斷之

宿於晝

晝如字或曰當作晝音獲下同○晝齊西南近邑也

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

應隱几而卧

為去聲下同隱於斬反○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

而後敢言夫子卧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吾明語

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

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齊宿齊宿越宿

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其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

者絕子乎

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王留我是所以為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臥而不應豈

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

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

孟子卷之三 高子

滯也士則茲不悅語去聲○尹士齊人也于求也澤恩澤也滯滯遲留也高子以告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

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夫音扶下同惡平聲○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

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

諸則必反予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攷矣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

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

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

望之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為善善乃其心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為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

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

悻悻頂反見音現○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

悻悻怒意也窮盡也曰詳味孟子答高子之辭何其濃厚而不迫也云云歷考宣王之為人猶為不敢

自恃者故其不能領孟予之意也則曰吾昏不能進於是問以好樂則變乎色曰

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好貨好色好勇自以為疾言之而不諱故孟子有望以為

王知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蓋其安天下之道已素定乎曾中施

設次第固有條理而其本則在於格君心故惓惓有望於王之改之也王一改悟

而孟子之道可行齊民可安齊民安則天下之民將舉安矣其序固爾也又曰予

日望之孟子非不知道之行否有命而惓惓不已者吉凶與民同患之心也學者

所宜反覆詳味之若夫諫而不用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孟

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

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路問於路中間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彼前日此今日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

有名世者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為之輔佐若皋陶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

孟子集編卷四

通志堂

散宜生之屬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

考之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為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為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夫

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

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過於齊也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為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

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南軒曰充虞蓋亦察孟子顏色之閒若有不豫之意而淺心所量遂有不怨天不尤人之閒也而不知孟子之心蓋疑王道之久曠憂生民之不被其澤是以若有不豫色然也曰彼一時此一時也蓋疑辭也謂彼亦一時此亦一時何彼時王者之數與其尤關者不過五百年而名世閒出者亦有之矣而乃今七百有餘歲王政不行焉言不應若是之久曠也此孟子所以疑所以憂而未嘗釋也若夫在孟子之進退去就則何疑何憂之有哉天未欲平治天下故我之道未可行使天而欲平治天下則舍我孰為之者則何不豫之有由前所言在君子不得不疑不憂由後所言在君子夫何憂夫何疑故王通謂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又曰天下皆憂吾不得不憂天下皆疑吾不得不疑蓋近此意而心迹之論則非也雖然孔子所謂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之如予何與孟子如天未欲平治天下之語反覆玩味之則亦可見聖賢之分矣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名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

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

誤乎○南軒曰孟子雖庶幾宣王之可與有為吾道之可以行而其可去之幾未嘗不先覺茲聖賢之所以為志也又曰一見而有去志則察王之神必有不能受者然其庶幾足用為善則又以其質朴有可取也

孟子集編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

也周公豈欺我哉

觀古蒐反○成颯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為者亦若是言人能為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

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不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

求他說也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

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瞑莫旬反眩音縣○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瞑眩憤亂言滕國雖小猶足為治但

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為善也○愚案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

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性善之說程朱盡之其曰性即理也乃自昔聖賢之所未言萬世言性之標準也朱謂七篇之中無非此意者如言

仁義言四端蓋其大者也至於因齊王之愛牛而勸之以行王政亦因其性善而引之當道也見衍義○滕定公薨世子謂

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

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文父也然友世子之傳

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

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

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

之

齊音資疏所居反飭諸延反○當時諸侯莫能行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也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

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己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後死於父母之懷故父母

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絰也不緇曰斬衰緇之曰齊衰疏也禮也禮也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元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

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

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皆文王之後而曾祖

周公為長九弟宗之故滕謂魯為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為所以如此者蓋為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攷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謂然友曰

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鄰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好為皆去聲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

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

泣之哀弔者大悅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關誤或曰皆謂世子

之知禮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及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三年之喪自唐虞三代未有改者春秋以來此禮廢矣勝文公用孟子之言欲行其禮則父兄百官雖爭之及違眾而行又以為知禮何邪蓋以為不可行者蹈常襲故之陋見而以為知禮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夫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正雖終身之喪未足以紓無窮之悲其所以三年而止者特聖人立為中制使不可過焉耳而世降教失雖以東魯文獻之邦猶不能行何怪於滕之文公乎然文公一以身先之則幡然而悟天理之在人心者固不可泯也自漢文帝幸意變古始為易月之制然詳其遺詔蓋為吏民設景帝嗣君也乃冒用其文自短三年之制豈非萬世之罪人乎衍義

○滕文公問為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

裏所以使君子小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

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

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庠以養老

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滕國編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上業

然為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

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為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年之稱也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

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汗吏必慢

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

為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修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

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汗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夫滕

壤地編小將為君子焉將為小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言滕地雖小然其開亦必有為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為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請

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

孟子集編卷五

通志堂

五

五

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餘夫二十五畝以五口八口為率受田百畝

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死徙無出

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

親睦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

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

事所以別野人也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為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世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耳此其大略也若

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粲然具備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眾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

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

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田

界分它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災恤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

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案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

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效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舊而

為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有

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

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

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衣去聲捆音關○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耜教民稼穡者也

為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任政去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也屨者之服也捆指屨之欲其堅也以

為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陳良之徒陳良之徒陳相

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

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陳良楚之儒者耜所起土耒其柄也陳相見許行而大

孟子集注卷九

六

通志堂

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

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糞食

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

賢糞音雍殮音孫惡平聲○糞殮熟食也朝曰糞夕曰殮言當自炊爨以為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孟

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

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

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

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

易之衣去聲與平聲○釜所以煮甑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以粟易械器者不

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

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

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

耕且為也舍去聲○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甑之屬也陶為甑者治為釜鐵者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然則

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

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

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

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與

聲食音嗣○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小人無君子則亂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當堯

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

獸

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偏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
 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
 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滄濟潔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
 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
 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滄音藥濟子禮反潔佗合反○天下猶未平者洪荒

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涉興漸文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水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氾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荏蘇曰簡曰繁曰鈞盤曰禹津滄亦疏通之意濟潔二水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于江記者之誤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

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舜典帝之咨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女作司徒敎敷五教在寬春

秋傳亦曰舜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孟子所稱即其事也當舜之時既命后稷教民稼穡五穀既熟有以養民之生矣養而不教則民不知義又何以別於禽獸哉人之有道謂其各有秉彝之性也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皆人性所自有舜之命官敷教亦因其有而導之耳非強之以所無也

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契音薛

別彼列

反長放皆上聲勞來皆去聲○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棄為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敘五典勅我五典五敷哉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記管堯之辭孟子因為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邪者直之輔以古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

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

禹臯陶為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

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分人以財謂之惠教

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

人易為天下得人難

為易並去聲○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

得其思慮廣大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為仁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

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

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

哉亦不用於耕耳

與去聲○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吾

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

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

所謂豪傑之士也

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

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

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眾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昔者孔子沒三年

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

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貢子

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

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任平聲疆上聲暴蒲木反皜音果○三年古者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

任擔也場家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言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

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

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

非有若所能彷彿也或曰比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自性與天道而下

數章見子貢學力之進如此朱子曰顏子而下穎悟莫如子貢○左氏傳知隱公

來朝子貢觀焉見二公執玉之高卑而知其將死曰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乎既而皆如其言孔子曰賜不幸而言中是使賜多言也與論語億則屢中合故附此又史記曰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嘗黜其辯又載其說齊田常事曰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蘇氏曰此戰國說客設為子貢之辭以自託於孔氏而太史公信之耳孔子有言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孔門所謂言語者僅止於此至於子貢加之巧辯可以解紛結救患難而已若如公孫衍張儀誇其詭辯傾覆諸侯以快意時此則孔門所諱也 今也南蠻駛舌之人

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駛亦作賜古役

友○駛博勞也惡聲之為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

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魯頌曰戎

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

變矣魯頌閔宮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也案今此詩為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從許子

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

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

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賈音價下同○陳相

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為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弼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

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

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夫音

扶徒音師又山綺反比必二反惡平聲○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伯十萬皆倍數也此大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屨小

屨同價則人豈肯為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為其精者而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南軒曰許行之說初若淺近而乃盛行於

時其所以能動人者蓋其人亦清苦高介之士遠慕古初而矚理不明見世有神農之說不知其為後世傳習之謬則從所相述之以為農者天下之本善為治者

必使斯民盡力於農而人君必力耕以先之不當使民勞而已逸以為是乃以道治天下而非後世所及此其說若高而有以惑人者也樊遲請學稼微夫子救之

蓋亦幾陷於此矣夫帝王之道如長江大造無往而不達者以其達天地理故耳
 異端之說如斷港荒蹊卒歸於不可行者以其私意之所為故耳又曰陳相言許
 行之說以謂使其說行其效可使天下反於淳樸凡天下之物皆可齊也嗟乎豈
 有此理哉有天地則有萬物其巨細多寡高下美惡之不齊乃物之情而實天
 理也物各付物止於其所吾何加損於其間哉故莊周之齊物強欲以理齊之猶
 為賊夫道況乎許子遂欲一天下之物而泯其一定之分其蔽豈不甚矣哉孟子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斯兩言也足以發明天下之大不但可以闢許行而莊
 周之說併可坐見其偏矣故曰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強使巨者細多者
 寡高者下美者惡豈非相率而為偽乎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

辟音壁又音闕○墨

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吾且往見夷子不來
 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吾且直之吾聞夷子
 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
 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

事親也

不見之見音現○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
 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是墨之治
 喪以薄為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
 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徐子以告夷子

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
 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
 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
 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
 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夫音扶下同匍音蒲匍匐北反
 ○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
 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非孟子之非已又曰愛無差等施
 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己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適辭也孟子言人
 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謂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
 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
 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
 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

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嘜之其額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

親亦必有道矣

蚋音洵跟楚怪反泚七禮反睨音詣為去聲藁力追反裡力知反○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

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螻蛄也跟攢共食之也額額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為心之甚也非為人泚言非為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為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藁土籠也裡土舉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為貴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閒曰命之矣

憮音武閒如字憮然茫然自

失之貌為閒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感易解也○南軒曰仁莫大於愛親其達

之天下皆是心之所推也故其等差輕重莫不有別焉此仁義之道所以相為體用也若夫愛無差等則是無義也無義則亦害夫仁之體矣以失其所以為本之一故也故孟子於墨氏之說所以深闢之而發二本之論也

孟子集編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孟子集編卷第六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

王去聲○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已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孟子曰昔齊景公問招

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

何哉 喪去聲○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鬪而死喪

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况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義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

亦可為與

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心而所仰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為之

邪甚言其不可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

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

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

也簡子曰我使掌與汝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

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

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趙簡子

幸臣與之乘為之御也復之再乘也彊而後可嬖奚不肯驅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其的今嬖奚不能也貫習也

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

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居今

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已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

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恤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為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南軒曰孟子非不欲道之行而不見諸侯者正

以不如是則為枉其道而無以行故也陳代不知此比之枉尺而直尋意謂枉已之事小而王霸之業則大故也此蓋自春秋以來一時風習習於伯者計較功利

之說而有是言也又曰招虞人當以皮冠而景公招之以旌虞人守其官而不敢往義有重於死故也義之所在事無巨細苟愛一身之死而隳天命之正則凡可

避死者無不為而弑父與君之所由生也充虞人之心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心也人紀之所由立也是以夫子取之又曰比比而獲禽獸雖若丘陵

弗為學者要當立此志而後可以守身也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

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

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

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

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

加冠於首曰冠

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為歸也夫子也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

居天

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

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

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已也淫蕩其心

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為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南軒曰廓然大同物我無蔽所謂居廣居也視聽言動各以其理所謂立正位也簡易中直行所謂行大道也得志與民由之與其共由乎此不得志獨行其道雖不得志其道未嘗不行於已也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

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

傳直也質與贊下同○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

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倣此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

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

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

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

亦不足弔乎

禮曰諸侯為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繭

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禕受之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繅以為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霄問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

為去聲

曰晉國亦仕國

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

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維也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

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倣此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禮曰諸侯為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繭

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禕受之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繅以為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霄問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

為去聲

曰晉國亦仕國

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

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霄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為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約亦媒也言為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南軒曰士之欲仕亦其常理也然而必也守道以待時可進而後進耳若謂仕為急而不由其道○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以求之則與兒女子之鑽穴隙者何異

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

更平聲乘從皆去聲也○彭更孟子弟也

曰否士無事而

食不可也言不以舜為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

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

面反○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餘也○梓匠輪輿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曰梓匠輪輿

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

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孟子言自我而言則不求食也曰食

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堰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南軒曰孟子當

戰國之時以身任道其歷聘諸國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夫豈尊己而自大乎哉亦時義所當然有不得而避而彭更之徒疑傳食以為泰是以世俗利害貴賤之見觀聖賢也孟子所以告之者蓋常道耳夫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而不以為泰所謂其道者天理之所安也故伯夷叔齊不食周粟之心即舜禹受天下之心也而孟子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之心亦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之心也皆以其道故也以為士無事而食不可觀更之意亦許行之類與孟子又從而曉之以為使子而不通功易事則農之餘粟女之餘布無所用之而人之飢寒者亦多矣此固不可也子而通功易事則梓匠輪輿得以其技而食於子矣今有賢者而反不得食於子是以梓匠輪輿為有用而尊之以仁義者為無用而輕之也墁牆辟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士為無事而食者真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

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

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

天下疑即此時也

惡去聲○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

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

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

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

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

湯始征自葛

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

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

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

書曰後我后后來其無罰

有攸不為臣

遺唯季反盛音成往為之為去聲饋食酒

食之食音嗣要平聲餉式亮反○葛國名伯嚭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眾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仇餉言與餉

者為仇也

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

載亦始也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

通志堂

孟子集注卷六

五

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

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

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案周書武成篇

載武王之言孟子納其文如此然其辭特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為臣謂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匪與篚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

士女以篚盛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

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為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太誓曰我

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太誓周書也今

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使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不行王

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

齊楚雖大何畏焉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為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曰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

伐之不早也尚何疆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疆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

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

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

齊人傅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

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

矣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傅教也咻離也齊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子謂薛居州善

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

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

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居州亦宋臣言小人眾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

孟子集編卷六通志堂

不為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

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辟去聲內與納同○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此

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為臣也已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

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闕孔子

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闕其亡也而往拜之當

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闕音勸○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

見已也惡無禮畏人以己為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

門也闕窺也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

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

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

養可知已矣脅肩竦體諂笑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為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

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于路名言非已所知甚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

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此章言

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汗賤而可恥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

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

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

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

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 如知其非義斯遠已矣何待來年

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

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好去聲下同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

一亂治去聲○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 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於

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窟書曰

澤水警余洛水者洪水也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地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洛水洛

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

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

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掘地掘去壅塞也菹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涯之間也險阻謂水之氾濫也

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

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

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

下又大亂

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

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

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

缺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

者有之有作之有讀為又古字通用○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

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

春秋乎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正法厚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

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

其欲而不得弑則戚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重於萬世是亦

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

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

肉廢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

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

而視其至親無異眾人故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身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偏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

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

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

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為害尤甚昔者禹抑洪

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

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南軒曰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者亂臣賊子懼其情偽畢見而討絕之法著

焉施於萬世皆無所遁其跡故也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

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

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

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弒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討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唱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邪說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豪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為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南軒曰為我兼愛特其見之偏耳而此之遽及於禽獸者蓋為我則自私自私則賊義而君臣之分遂可廢也兼愛則無本無本則害仁而父子之親遂

可夷也人之異於庶物以其有君臣父子也無父無君則與禽獸有異乎哉○愚案莊子以曾史楊墨並譏者凡數焉曾子孔門之高弟史魚亦孔子所與莊生非孔子者也其譏之宜矣併及於楊墨者以其兼愛之似仁為我之似義故也孟子莊子同於非楊墨而其意不同蓋莊子直以為仁義孟子則以其似仁義而實非仁義此所以為不同也○孔子既沒異端遂作至孟子時盛矣而孟子所深距者惟楊墨二氏何哉伊川嘗論之曰楊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故孟子闢之為其惑世之甚也夫為我之疑於義何也義者任理而無情楊朱自一身之外截然弗恤故其迹似乎義兼愛之疑於仁何也仁者尚恩而主愛墨翟於親疎之間無平不愛故其迹似乎仁殊不知天下之理本一而分則殊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心無不溥而其施有序心無不溥則非為我矣其施有序則非兼愛矣楊專於為我則昧乎理之一墨一於兼愛則昧乎分之殊若是而曰仁義乃所以賊乎仁義也夫事君則致其身楊但知愛身而不知致身之義故無君立愛必自親始墨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眾人故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閑者防閑之義距楊墨放淫辭闢邪說者即所以闢先聖之道也天下之治亂其源實出於人心邪說一溺於其心則發於心而害於事發於事而害於政蓋必然之勢此邪說所以不可不闢人心所以不可不正也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孔子作春秋事雖不同而其救天下之患立生民之極則一孟子之心亦三聖之心也衍義○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

上有李膾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

有聞目有見於音烏下於陵同膾音曹咽音宴○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蟪蟪蠶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

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

如象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為廉耳

夫蚓

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

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

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辟音璧纊音盧○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辟績也纊練麻也

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鷺者已頻頗曰惡用是覩覩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鷺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覩覩之肉也出而哇之

音避頻與輦同頗與廣同子六反惡平聲覩魚一反哇音蛙○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己仲子也覩覩鷺聲也頻頗而言以其兄受饋為不義也哇吐之也

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為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為能滿其志而得為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為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人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為廉哉

南軒曰於陵仲子於所當享有所不安引而避之而其窮至於無以食而食并一之蟻李在當時或稱其廉謂其能不以一介取諸人也曾不知伊尹之不以一介與人亦不以一介取諸人以非其義非其道之故耳若於其所當居而不居則反害於道義矣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仲子苟以為不當虛享其祿食則當與其兄共思社稷之計光輔其主治其國家保其民人則齊國有無窮之業而仲子之家亦有無窮之聞斯為稱焉耳今乃味正大之見為狹隘之思以食粟受鷺為不義而不知避兄離母之為非徒欲潔身以為清而不知廢大倫之為惡小廉妨大德私義害公義原仲子本心亦豈不知母子之性重於其妻兄之居為愈於於陵乎惟其私意所萌亂夫倫類至此極矣眾人惑於其迹以其清苦高介而取之而不知原其所萌若是其差殊也嗟乎世之貪冒苟得肆而為惡者多矣而孟子於仲子之徒獨闢之之深者蓋世之為惡者其失易見而仲子之徒其過為難知也惟其難知故可以惑世俗而禍仁義孟子反覆闢之蓋有以也

孟子集編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孟子集編卷第七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一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負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

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為圓之器也矩所以為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為笛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為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聞去聲○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麩為犧牲斷死刑必為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

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

不能以自行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

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

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負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

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

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為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

制為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

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為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鄒

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行先王之道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

是播其惡於眾也仁者有仁心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諸惡於眾謂貽患於下也上無道

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

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朝音潮○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故曰城郭不完兵

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

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為亂鄒氏曰自是以

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蹶居衛反泄泄猶沓

沓也蓋孟子時人語如此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

道者猶沓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

敬吾君不能謂之賊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唯恐

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鄒氏曰此章言為治者

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孟子曰規矩

南軒曰責難於君者以先王事業望其君不敢以君為難也方負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規矩盡所以為方負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為人之道欲為

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

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

民治民賊其民者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堯法

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一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暴其民甚則身

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

世不能改也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此之謂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

也以不仁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

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

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

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惡去聲強上聲○南軒曰仁者人之道人道既廢則雖有四體其能保諸是不仁者乃趨死亡

之道也云云雖然此特未能真知不仁者之可以死亡耳使其真知不仁者之可以死亡則如蹈水火之不敢為也○孟子此章明白峻厲自天子以至庶人皆當

佩服以自警也然所謂不仁者非他縱人欲以滅天理而已人欲縱而天理滅其禍至於如此可不畏哉○孟子曰愛人不

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

治人之治平聲不治

之治去聲○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此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

身正而天下歸之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

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解見前篇○亦承上章而言○孟

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

在家家之本在身

恒胡登反○恒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言

之大學所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為是故也○孟子謂天下國家乃世人常常稱道之言而不知國乃天下之本家乃國之本身又家之本其

言蓋有序也本猶木之根本根固而後枝葉盛為治本末亦猶是也然大學言心而此不言心者蓋誠意正心皆修身之事言身則心在中矣衍義○孟子

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

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巨室世臣大家也得

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慕而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修吾身既修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為患甚矣然或者不修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修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弘與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正此類也○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

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有道之世人皆修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修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齊景公曰

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女去聲○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今出今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為婚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今也

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言小國不修德以自強其般樂怠教皆若效大國之所為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

文王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為差蓋天下雖無道然修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為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耳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

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

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子孔

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

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此大雅文王之詩也以商之孫子而為周之諸侯以殷之美士而奔走周廟之祭天命何常之有哉成湯惟其仁也故天命歸於商紂惟其不仁故天命轉而歸周商之子孫其數以十萬計可謂眾矣而不能存商者以周之仁雖眾無所用也孟子舉此以明國君好仁則天下無能敵者歎當時之不然也前後三章而三取喻曰惡濕而居下也惡醉而強酒也執熱而不以濯也其警世生也深矣衍義○孟子曰

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

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菑與災同樂音洛○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為危菑而反以為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自昔危亂之世未嘗無忠言祖伊嘗諫紂矣召穆公嘗諫厲王矣李斯嘗諫二世矣而三主之不聽者蓋其心既不仁故顛倒迷謬以危為安以菑為利以取亡之道為可樂也夫人君孰不欲安存而惡危亡而其反易至此者私欲蔽障而失其本心故耳衍義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浪音即孔子曰

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於此可見○愚案聲入心通四字朱子嘗以解耳順之義矣今復用於此蓋聖人之心表裏澄徹故所聞之言雖淺而所悟之理甚精亦猶見至顯之象而識至微之理也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走音奏○壙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故為淵毆魚者獺也為叢毆爵者鷓也為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為去聲毆與驅同

孟子集編卷七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不可得已 好為王皆去聲○南軒曰孟子所謂諸侯皆為之不可得已 人為已也特言其理之當然者耳循夫天理而無利天下之

心而天下歸之此三王之所以王也假是道而亦得天下者漢唐是也故秦為漢不可得已 之所好也○此章之要在乎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之不可得已 言大學曰民與所惡者無不去君之於民何獨不然當戰國時禽獸其民往往施之以所惡故孟子激切而言之夫仁者豈有心於天下歸已哉水就下獸走墮理之自然非有為而為之也南軒有言循天理而無利天下之心而天下歸之者三王之所以王也假是道亦以得天不可得已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

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非禮義也

自善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為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禮義之為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為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仁

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 曠

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合上聲○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

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也○仁者心之德心存於仁則安反是則危義者心之制身由於義則正反是則邪二者皆吾所自有而甘心於自棄焉是虛至安之宅而託曠蕩之野背至正之路○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

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爾爾通古字

通用易去聲長上聲○親長在人為甚通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自平矣○戰國之時學道者不求之近而求之遠不知堯舜之道不離於徐行後長之際而仁義之實止在乎尊親敬長之間圖事者不求之易而求之難不知關土地朝秦楚有甚於緣木求魚而老吾老幼吾幼則天下可運之掌故孟子切切以告時君欲其反求之吾身而不責效於天下蓋人君能親其親而人亦莫不親其親能

長其長則人亦莫不長其長舉天下之人而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和順輯睦之風行而乖爭陵犯之俗息天下其有不平者乎見衍義○孟子曰

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

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

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

善不誠其身矣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

其所以為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事以窮理

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學至

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

以下則可以得民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誠者理之在

無為天道之自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

在我者皆實而無偽人道之當然也誠未有能動者也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

之類是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為修身之

本而明善又為思誠之本乃子思所闡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

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南軒曰誠者天之道言其實然之理天之所為也聖人

則全此體身誠而善無不明也思誠者人之道則是○孟子曰伯夷避紂

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

老者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

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辟去聲○作興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

氏名尚文王發政必先鰥寡孤獨庶人之老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

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馬於虔反

太公也夫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眾父然既得其心則天

下之心不能外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暗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

之辨學者又不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

天下矣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

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

通志堂

孟子集編卷七

七年以中矣

而攻之可也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由

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

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

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為去聲○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況為土地

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

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

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辟與闢同○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

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曾中正則眸子瞭焉曾中不

正則眸子眊焉眸子音牟瞭音了眊音耄○良善也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曾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廋於度反廋音搜○廋也言

亦心之所發故併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目者精神之所發而言者心術之所形故審其言之邪正驗其目之明昧而其人之一法也行義○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

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

音笑貌為哉惡平聲○惟恐不順言惡人之不順已聲音笑貌偽為於外也○淳于髡曰男女授

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

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

者權也與平聲援音爰○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別也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是乃禮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

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

欲手援天下乎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救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于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

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己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為失已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

何也不親教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

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

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子者本為愛其子也繼之

教之

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

古者易子而

不祥莫大焉

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

不祥莫大焉

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為教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

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

親者吾未之聞也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猶不足以為孝矣孰不

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

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

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

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

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

養去聲復扶又反○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皙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

養其父毒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聞也惟大人為能格君

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

而國定矣

適音譎間去聲○趙氏曰適過也間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間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譎行事之失不足非開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已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南軒曰格之為言感通至到也書曰格于上帝蓋君心之非不可以氣力勝必也感通至到而使之自消靡焉所謂格也蓋積其誠意一動靜一語默無非格之道也心非未格則雖責其人材更其政事幸其見聽而肯改易他日之所用所行亦未必是也何者其源不正不可勝救也心非既格則人材皆將源源而日新矣然而格君心之業非大人則不能若在己之非猶有未之能克者而將何以盡夫感通之道哉後世道學不明論治者不過及於人材政事而已孰知其本在於君心而格君之本乃在於吾心乎○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譎行政之失不足非開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已而物正者也而南軒張子亦曰格之為言消靡焉所謂格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虞度也呂氏曰行不足以毀譽也衍義

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修己者不可以是遽為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為進退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易去聲○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為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亦豈有為而言之與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好去聲○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己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為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南軒曰學莫病於自足古之所謂師者學明行修人從而師之而非有欲人師已之心也人師乎已從而以己之善善之其答問論辯之際亦有互相發者故教學相長也若有好為人師之意則是乃矜己自大之私萌乎中欲以益於人而不知其先損於己此其所以可懼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子敖王子驩字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

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

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長上聲○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驩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

其身之罪大矣又不蚤見長者則其曰克有罪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辯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

於子敖來徒舖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舖啜也

舖博孤反啜昌悅反○徒但也舖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孟子曰不孝有三

無後為大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為無之為去聲○舜告焉則不得娶

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入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孟子曰仁之實

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為為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

智之實知斯二者

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

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

之舞之樂斯樂則之樂音洛惡平聲○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

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

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南軒曰仁義具於人之性而其實見於事親從兄之間蓋仁故能愛愛莫

大於愛親義者宜也宜之所施莫宜於從兄也擴而充之仁義蓋不可勝用而實事親從兄之心也故知者知此而弗去者也禮者節文此者也樂者樂此者也豈有

外此者哉知必云弗去者蓋曰知之而有時乎去之非真知者也知之至則弗肯去之矣有其禮斯有其節有其實斯有其文凡三千三百皆所以節文乎此者也

有以節文則內外進矣至於樂則非自得之深涵養之熟者無此味也樂則生矣生者心之道蓋其中心油然而不自知其然也生則惡可已言其自不可已則手

之所舞足之所蹈莫非是矣至此則仁義之心粹然於內而周流乎事事物物之間矣○此孟子指言仁義知禮樂之實使人知所以用力之地也仁義之道大矣

而其切實處止在於事親從兄蓋二者人之良知良能天性之真於焉發見欲為

仁義者惟致力乎此而已否則悠悠焉泛泛然非可據之實地矣真知斯二者守

通志堂

孟子集編卷一

仁

之而不去則智之實節文斯二者適隆殺之宜則禮之實於斯二者行之而樂有從容安適之意無勉強矯拂之為則樂之實蓋天下之善未有出於事親從兄之外者苟至於樂則方寸之間油然而生意敷暢條達自不可已足之所蹈手之所舞亦將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非深玩而實體之其能知此味乎衍義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

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

為子

言舜視天下之歸己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為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為人蓋泛言之為子則愈密矣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爾反○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頑嘗欲殺舜至是而底豫焉書所謂不格效亦允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為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其不勉而為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為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為大孝也○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為子職不見父母之

非而已○舜之所值者至難事之親也然積誠感動猶能使之底豫況其不如瞽瞍者乎故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人子者皆知無不可事之親而冬勉於為孝此所謂天下化也昔羅豫章論此曰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陳了翁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君子弑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嗚呼罪已而不非其親者仁人孝子之心也怨親而不反諸已者亂臣賊子之志也後之事難事之親者其必以舜為法衍義

孟子集編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孟子集編卷第八

離婁章句下

八三十一
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下周舊邑近畎夷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墓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

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先聖後聖其揆一

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南軒曰先聖後聖莫非一揆孟子獨舉舜與文

王言之者蓋其地相去為最遠而世相去為最久故耳所謂得志行乎中國者聖人之道化行乎天下是所謂得志者也然自今觀之舜與文王所值之時周旋於父子君臣之際者蓋不同矣孟子謂若合符節者何邪蓋道一而已其所以一者天之理也若夫人為則萬殊矣聖人者純乎天理者也純乎天理則其云為注措

莫非天之所為而有二乎哉故舜之所以事瞽瞍者是文王所以事王季者也而文王之事紂是舜所以事堯也文王之憂勤是舜無為而治者也舜與文王易地則皆然何者舜與文王皆天也使其間有一豪不相似則不曰若符節之契矣然舜與文王之所以為天者則抑有道矣堯舜文王生知之聖也亦必學以成之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學也緝熙敬止克宅厥心者文王之學也即其生知之聖而學以成之此其所以為天之無疆也學者讀此章當深究所以一者於此有得則先聖後聖之心可得而識矣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

洧乘去聲溱音臻洧音榮美反○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

輿梁成民未病涉也杠音江○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君子平其政行

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辟與關同焉於虔反○辟除也如湖禮關之為之辟之辟言能平其政則出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

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已亦不為過況國中之水當涉者眾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

日亦不足矣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孟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之意矣

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

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

臣視君如寇讎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

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豢養之恩焉國人猶

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賤惡之又甚矣

寇讎之報不亦宜乎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為去聲下為之同○

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

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

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

何服之有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欒盈也○潘與嗣曰孟子告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為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為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

改之子相與乎君子之言蓋如此○南軒曰此所以深警宣王也若夫在為臣者之心則庶乎其得之矣○案檀弓經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孟子之言蓋本乎此○以上言君臣交盡其道○戰國之君以爵祿奔走士大夫無復遇臣之禮其亦懷利苟從無復事君之忠故孟子以此深警齊王也昔魯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云孟子告齊王即子思之告繆公者也雖然孟子為齊王言則然也而所以自處則不然也○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

士可以徒

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

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孟子曰非禮之禮

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豈為是哉○南軒曰非禮之禮非義之

義謂其事雖本是禮義而施之不當一過其則則為非禮義矣故程子曰恭本為禮過於恭是非禮之禮也以物與人為義過於與是非義之義矣推是類可見矣蓋禮義本於天而著於人心各有其則而不可過乃天下之公而非有我之所得私也一以己意加之則是私情而已故其事雖以禮義而君子謂之非禮之禮非義也○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樂音洛○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也為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南軒曰此所謂中者以德言才者以質言惟有德者為能涵養性情而無過不及之患故謂之中而其倚於一偏不能自正者則謂之不中資質美茂如忠厚剛毅明敏之類則謂之才而其資質不美以陷於刻薄柔懦愚暗

九百五
之流則謂之不才父兄之於子弟也見其不中不才則當思所以教之教之道
莫如養之養之者如天地涵養萬物其雨露之所濡雷風之所振和氣之薰陶寧
有間斷乎哉故物以生遂焉父兄之所以養其子弟當若是也寬裕以容之義理
以漸之忠信以成之開其明而祛其惑引之以其方而使之自喻此皆養之方也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為是以可

以有為無所不為者安能有所為邪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此亦有為而言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

是稱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去

聲 ○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
果也 ○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
於義而不信不

果則妄人爾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大人

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
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
也 ○大人事事理會得只是無許多巧偽曲折便是赤子之心赤子之心純一無
偽大人者是有知覺底純一無偽 ○赤子之心不可盡謂已發亦未有發處 ○案

呂氏以赤子之心為未發程子為已發而未遠乎道 ○孟子曰養生者

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養生去聲 ○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身至於送

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 ○孟子曰君子深造

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

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

也造七劍反 ○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為之方也資猶藉也

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

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己也自

得於己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

則日用之閒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 ○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

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飫於其間然後

可以自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己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 ○南軒曰學貴於自得

不自得則無以有諸己自得而後為己物也以其德性之知非他人之所能與非聰

明智力之所可及故曰自得深造之以道者言其涵泳之深也工夫篤至而後能

有得不然則為臆度而已非自得也臆度者猶在此而想彼自得則此便是彼更

無二也蓋所得未真實則中心必有欲然不安者自得則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不可得而易故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乎此而所進日深矣資者憑藉據依之謂蓋居之既安則自得之味愈無窮也故曰資之深資之深則萬事素定于此事至物來隨而應之周流運用無非大端之所存故曰取之左右逢其原於是重言之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其示人至矣夫未之有得則何所居無所居則又何所資而取哉故自得其本也然欲其自得則有道矣非深造之以道不可也 ○子

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關

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 ○南軒曰天下之理常存於至約然求約有道其惟博學而詳說歟稽之前古放之當今以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朝夕從事而學焉所謂博也極天下之理講明問辯而不置焉所謂詳也博學詳說則心廣義精而所謂約者可得於言意之表矣故吾之博學詳說是以反之於己而說約也學不博說不詳而曰我知約者是特陋而已矣若博學詳說而志不在於求約則是外馳其心務廣而貪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

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王去聲 ○服人者欲其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嚮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孟子曰言

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或曰言而

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

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亟去吏反 ○亟數也水哉水哉數美之辭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

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

舍放皆上聲 ○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

澮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澮古外反澮下各反聞去聲 ○集聚

也澮田間水道也澮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躐等干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 ○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言微矣孟子獨取此者以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 ○又家語孔子觀於東流之水一段亦當參觀古今同此水也然孔子觀之而明道體之無息孟子推之而明為學之有本今人之凡觀於水者

其亦知此乎此格物致知所當察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

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

民去之君子存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為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理也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為美而後勉強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明察是見得事事物物之理無一毫之未盡所謂仁義者皆不待求之於外此身此心便渾然都是仁義○問云若學者須是行仁義始得曰這便如三月不違意他是平日身常在仁義內即恁地行出學者身在外且須去求仁義就分行然又須以由仁義行為準的方得○或言由仁義行好行仁義便有善利之分曰豈不見上有舜字惟舜便由仁義行他人須窮理知其為仁為義後而行之且如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既未能安仁亦須是利仁利仁豈不是好底知仁之為利而行之不然則以人欲為利矣○南軒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者行仁義猶為

二物也由仁義行則如耳視而耳聽手持而足履無非是矣若舜者可謂全其所以為人者而無虧欠矣未至於舜皆為未盡也○人之與物相去亦遠矣而孟子以為幾希者蓋人物均有一心然人能存而物不能存所不同者惟此而已人類之中有凡民者亦有是心而不能存是即禽獸也惟君子能存之所以異於物耳若大舜之聖則明乎物之所以為物察乎人之所以為人而不待於存而自存蓋存之者猶待於用力舜則身即理理即身渾然無間而不待於用力所謂生知安行從容中道者是也由仁義行則身與理一行仁義則身與理二然未至於舜則所以行仁義者正所當勉也行而久久而熟熟而安則與由而行者亦豈異哉行義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惡好皆去聲○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

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

不問其類也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而讀為如古字通用○民已安矣而視之

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
 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此承上章言舜因歷叙羣聖以繼之而各舉
 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
 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世邇忘遠也人
 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南軒曰於是四者而窺○孟子曰王
 四聖人之心則可見其運而不息化而不滯其天地之心歟

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

檮杌魯之春秋一也
乘去聲檮音逃杌音兀○乘義未詳趙氏以為與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為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

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威文為盛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已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此又承上章歷叙羣聖

凶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

之澤五世而斬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為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楊氏曰四世而

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

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為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此又承上三章歷叙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此終之○孟子曰可以取可

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

無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

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南軒曰取與死生之義有灼然易判者亦有在可否之閒者在可否之閒非義精者莫能擇也蓋其幾閒不容息一或有偏則失之矣是以君子貴乎存養存之有素則其理不昧養之有素則物莫能奪夫然故當事

通志堂

幾之來有以處之而得其當也孟子於齊餽兼金不受其於宋疑不可受而受蓋以其無處而餽之則為傷廉故耳孔子於公西華之使冉子為其請粟疑可與也而不與蓋以周急不繼富而與之則傷惠故耳至於比干諫而死箕子疑亦可死也而陽狂以避蓋以父師之義死之則為傷勇故也然在賢者則於不可之閒能擇而處之在聖人則動無非義更不言擇矣雖然取之為傷廉固也然與為傷惠死為傷勇何哉蓋所謂惠與勇者以其義之所在故耳若義所不在雖似惠似勇而反害於惠勇之實且於所不當然而

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

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逢薄江反惡平

聲○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眾也羿善射篡夏自立後為家眾所殺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薄耳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

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他徒河反矣夫夫尹

之夫並音扶去上聲乘去聲○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庾公必不害己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也扣輪出鏃今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弑之賊蒙乃逆儔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

之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汗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

通志堂

帝

齊側皆反○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

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迹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

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為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所惡於智者

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

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

大矣

惡為言去聲○天下之理本皆順利小智之人務為穿鑿所以失之禹之治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為害也○程子曰智出於人之性人之為智或入於巧偽而老莊之徒遂欲棄智是豈性之罪也哉善乎孟子之言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天之

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迹則其理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況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必言

日至者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歷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為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為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南軒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鑿者以人為為之也無是理而強為之故謂之鑿鑿則失性失其性則不可推而行無所利矣此所以惡夫智也是蓋以其私智為智而非所謂智矣蓋就下者水之性也水之性非禹之所得為禹能知而順之非智乎事物其理之素具者皆若水之就下然也智者之於事物皆若禹之於水則智不亦大矣乎所謂行其所無事也謂由其所當然未嘗致纖毫之力也天雖高星辰雖遠而其故皆可得而求蓋莫非循自然之理也求其故則千歲之日至亦可坐而致也而況他乎故夫上世聖人所以建立人紀裁成萬化其事業為無窮然在聖人亦何加焉末於此皆天下之性所當然而聖人特以利之耳○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

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大夫右師王驪也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驪

言孟子獨不與驪言是簡驪也

簡略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教以

我為簡不亦異乎

朝音潮○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泣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已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

仁者愛人有禮者

敬人

此仁禮之施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恒胡登反○此仁禮之驗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

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

橫去聲下同○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

其自反而

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

必不忠

由與猶同下放此○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

自反而忠矣其橫

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

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難去聲○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

是故君子有

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子

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

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

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

子不患矣

夫音扶○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此所謂存心與存其心不同只是處心又曰所以異於人以其處心與

人不同○問自反而忠之忠曰忠者盡己也仁禮無一毫不盡○我由未免為鄉人此便是知恥知恥則進學不得不勇○南軒曰其欲如舜者非慕夫舜之事功也欲如舜之盡其道為難也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言舜為人倫之至也其憂不如舜者豈但憂之而已哉求所以則而做之者惟恐不及也故曰憂之如何如

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

改其樂孔子賢之食音嗣 樂音洛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聖賢之道 進則救民

退則修己其 心一而已矣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

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由與猶同○禹稷身任其職 故以為己責而救之急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 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

居禹稷之任亦能 憂禹稷之憂也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

救之可也不暇束髮而結纓往 救言急也以喻禹稷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

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 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尹氏

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謂皆盡善○楊氏曰君子所以施諸 身措之天下各欲當其可而已禹思天下之溺猶己溺之稷思天下之飢猶己飢

之過門不入弟子其子至胼手胝足不以為病君子不以為過顏淵在陋巷飯蔬 飲水終日如愚人然君子不謂之不及蓋禹稷被髮纓冠而往救者也顏淵閉戶者

也故孟子曰易地則皆然若顏淵禹稷不當其可則是楊墨而已○南軒曰禹稷 顏子之心一也心之所為一者天理之所存而無意必固我加乎其間當其可而

已此之謂時中又曰顏子未見施為而遽比之禹稷不亦過乎曰禹稷之事功果 何所自乎德者本也事功末也本末一致也故程子曰有顏子之德則有禹稷之

事功所謂事功在聖賢夫何有哉惟其時而已矣然而孟子歷聘諸國皇皇然以 行道為己任有異乎顏子之為何哉方是時異端並作人欲橫流世無孔子孟子

烏得不以行道自任乎亦 曰顏子孟子易地則皆然○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

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 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

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

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

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

有一於是乎好養從皆去聲很胡懇 反○戮羞辱也很忿戾也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

遇也夫音扶○遇合也相責以善 而不相合故為父所逐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

恩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此章言然則子有未善一付之師友而反不問焉可乎曰父未嘗不教子也鯉趨而過庭孔子告之以學詩學禮此非教而何特不深責以善耳然君子之教以身不以言故公明儀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儀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儀曰安敢不學儀見夫子居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儀說之學而未儀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儀說之學而未儀見夫子之居朝廷嚴儀說之學而未儀安敢不學而居君子之門乎古之君子其以身教也如此豈必諄諄然命之而後謂之教邪夫子教我以正而夫子未出於正此正以言教不以身教之罪也說苑曰父母正則子孫孝慈孔子家兒不識怒曾子家兒不識罵為人父者其可不如此義邪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

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夫章之夫音扶為去聲屏必井反養去聲○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為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為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言於眾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南軒曰常人之私情樂聞人之過責人惟恐不深而不復察其理君子恕以待人油然

公平各以其分而是非無不得矣匡章之事亦可謂處乎其不幸者也眾人皆歸之以不孝之名而孟子獨明其不然者察於理故耳蓋諫於其父而父不受以至於怒而屏之以君子之法論之章特未知夫有隱而無犯與夫號泣而從者其婉愉委曲為如何非致其深愛者不能也章之諫也毋乃不能察其親之意而或過於辭色歟是以為責善而賊恩也夫至於責善而賊恩則非惟不能正救其事而反以傷其父子之天性其所處固不為無過然謂之不孝則抑甚矣蓋章本心亦庶幾欲其父之為善耳而處之或過反以致其怒而章子又以為既得罪於父則已亦不當安夫妻子之養則從而黜屏其妻子謂不若是則已之罪益大也其深自咎責之意可見矣夫察章之事既異乎世俗之所譏不孝而原章之心則又自得罪於父為不違安則章亦庶幾其可進於善者而豈當棄絕於君子之門哉若章得罪於父而不知懼則是以忿戾之氣行乎其間而可罪矣然則君子之觀人其不然世俗之毀譽如無本之水非君子為廉通國皆稱匡章為不孝而孟子獨明下惠伊尹之類已散見諸篇若仲子事合見出處篇匡章事亦合在父子篇以其察世俗之毀譽而斷之以至公之理深得論人之法

故備載焉若荀揚以下評論人物未必皆當故略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

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

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與去聲○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

忠誠恭敬也為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賓不與臣同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

君誰與守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

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微猶賤也尹氏曰或

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為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

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為同也○儲子曰王使人問夫子果

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矚古莧反○儲子齊人也矚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

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

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

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矚良

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

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

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

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

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施音遙又音易墦音燔施施如字○尊首當有孟子

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墦冢也顧望也訕怨詈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由君子觀之

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

者幾希矣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

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

孟子集編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